



醫辨證錄

五

中武
186
♂



門武
186
卷5

岡氏
杏庵

關格門

辨證錄卷之五

清不山陰 陳士鐸敬之甫著

松井家藏

關格門

大日本 長崎 淺井俊元民甫校

人有病關格者，食至胃而吐，欲大小便而不能出，眼睛紅赤，目珠
暴露，兩脇脹滿，氣逆拂抑，求一通氣而不可得，世以為胃氣之
太盛，而不知乃肝氣之過鬱耳。夫關格之症，宜分上下，一上格
而不得下，一下關而不得入，而下又不得出，是真正關格，死生危急之症也。治之原有吐法，上吐則下氣可
通，今不必用吐藥，而先已自吐，是用吐藥無益矣。若用下導之
法，則上既無飲食下胃，而大腸空虛，即用導藥，止可出大腸之
糟粕，鞭屎而不能通小腸膀胱之氣，是導之亦無益也。必須仍

中館圖書印

用煎藥和解為宜，但不可遽然多服，須漸漸飲之，初不受而後自受矣。方用開門散：白芍五錢、白朮五錢、茯苓三錢、陳皮一錢、當歸五錢、柴胡三錢、蘇葉一錢、牛膝三錢、車前子三錢、炒梔子三錢、天花粉三錢。水煎，一碗緩緩呷之，一劑而受矣。一受而上關開，再劑而下格亦通。此方直走肝經以解鬱，鬱解而關格自痊。所謂扼要爭奇也。倘用香燥之藥，以耗胃氣，適足以堅其關門，而動其格據矣。

此症用通關散亦效

白芍五錢、茯苓三錢、甘草枳壳神曲各三分、白豆蔻一枚、川芎二錢、生姜汁半合、柴胡一錢。水煎服，一劑即開，二劑愈。愈後須用補腎之劑。

人有無故而忽然上不能食，下不能出者，胃中脹急煩悶不安，大便窘迫之極，人以為關格之症也。誰知是少陽之氣不通乎？

夫少陽膽也，膽屬木，木氣最喜舒泄，因寒氣所襲，則木不能條達，而氣乃閉矣。於是上尅胃，而下尅脾，脾胃畏木之刑，不敢去生肺氣，而併生大腸之氣矣。肺金因脾胃之氣不生，失其清肅之令，而膀胱小腸無所凜遵，故一齊氣閉矣。此症原可用吐法一吐而少陽之氣升騰可愈。其次則用和解之法，和其半表半裏之間，而膽木之鬱結自通。二法相較，和勝於吐，吐必傷五臟之氣，而和則無損五臟之氣也。方用和解湯：柴胡一錢、白芍三錢、甘草一錢、枳壳五分、薄荷一錢、茯苓三錢、丹皮二錢、當歸三錢。水煎服，緩緩服之。三劑則可以開關矣。上關一開，而下格自愈。此方乃逍遙散之變方也。逍遙散有白朮、陳皮，未嘗不可開關，余改用薄荷、枳壳、丹皮者，直入肝經之藥，取其尤易於開鬱也。此方全不開關，而關自開者，正以其善於解鬱也。

此症用寬緩湯亦妙

柴胡茯苓各二錢當歸三錢白芍五錢甘草蘇葉黃芩各一錢竹葉三十片水煎服二劑愈

人有吐逆不得飲食又不得大小便此五志厥陽之火大盛不能營於陰遏抑於心胞之內頭上有汗乃心之液外亡自焚於中也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此關格最危之症人以爲氣之不通也欲用麝香片腦之類以劫開其門必至耗散真氣反致歸陰矣法宜調其營衛不偏陰偏陽一味冲和毋犯胃氣使其臟腑自爲敷布不必問其關從何開格從何啓一惟求之中焦握樞而運以漸透於上下之間自能營氣前通衛氣不閉因其勢而利導之庶無扞格耳方用和中啓關散麥冬五錢人參五分甘草五分栝子仁三錢滑石敲碎一錢黃連一錢白芍五錢桂枝三分天花粉一錢五分水煎服一劑而上吐止再劑而下閉通矣

此方解散中焦之火更能舒肝以平木木氣既平而火熱自減內中最妙者用黃連與桂枝也一安心以交於腎一和腎而交於心心腎兩交則營衛陰陽之氣無不各相和好陰陽既和而上下二焦安能堅閉乎此和解之善於開關也

此症用黃連啓心湯亦效

人參一錢白朮丹皮各三錢黃連玄參各二錢甘草一錢桂枝三分半夏五分柴胡三分水煎服二劑愈

人有上吐下結氣逆不順飲食不得入溲溺不得出腹中作疼手按之少可人以此寒極而陰陽易位其脉必濇而伏也法當吐不吐則死然而不必吐也夫上部無脉下部有脉吐之宜也以食填塞於太陰耳今脉濇而伏非無脉之比况所食之物已經吐出是非食填太陰也吐之不重傷脾胃之氣以堅其閉塞乎夫胃氣之所以不開與大小腸膀胱之所以閉結者由於腎

氣之衰也。胃爲腎之關門，腎之氣不上，則胃之關必不開。腎主大小便，膀胱之氣化，亦腎氣化之也。腎氣不通於三經，則便溲何從而出。然則上下開闔之權衡，全在乎腎也。治法必須大補其腎中之水火，腎中之水火足，而關格不治，而自愈矣。方用水火兩補湯：熟地一兩，山茱四錢，茯神五錢，車前子三錢，人參二錢，麥冬一兩，五味子五分，肉桂一錢，白朮五錢，牛膝三錢。水煎服，連服二劑，上吐止而下結亦開矣。再服四劑全愈。此方補腎中之水火，而又能通腎中之氣，氣足而上自達於胃，下自達於膀胱大小腸矣。倘用香燥之藥以救胃，則胃氣愈傷，倘用攻利之藥以救膀胱大小腸，則膀胱大小腸愈損。何日是開關解格之日哉。

此症用化腎湯亦神效
熟地二兩，肉桂二錢，水煎服一劑即通，二劑愈。

人有一時關格，大小便閉結不通，渴飲凉水，少頃即吐，又飲之，又吐，面赤唇焦，粒米不能下胃，飲一杯吐出杯半，脈亦沉伏，人以爲脈絕也。誰知是格陽不宜，腎經寒邪太盛之故乎。夫腎屬少陰，喜溫而不喜寒也。寒邪入腎，則陽無所附，陽欲杜陰而不能，陰且格陽，而愈勝。於是陽不敢居於下焦，而盡逆沖於上焦，咽喉之間，難於容物，而作吐矣。夫陽宜陰折，熱宜寒折，似乎陽熱在上，宜用陰寒之藥以治之。然而陽熱在上，而下正陰寒也，用陰寒以折陰寒，正投其所惡也，不特無功，而反有大害。蓋上假熱而下真寒，非用真熱假寒之法，從治之，斷不能順其性，而開其關也。方用白通湯治之。方中原是大熱之味，得人尿猪膽以亂之，則下咽覺寒，而入腹正熱，陽可重回，而陰可立散。自然脈通，而關啓矣。然後以大劑八味湯投之，永不至關再閉，而吐再

發也

此症用加味木

桂湯亦神效

白朮一兩、肉桂一錢、甘草一分、人參二錢、丁香一錢、水煎，加人尿半碗，探冷服之，一劑即安。

中滿門

人有飲食之後，胸中倒飽，人以爲多食，而不能消，用香砂枳實等丸消導之，似覺少快，已而又飽，又用前藥久久不已，遂成中滿之症，腹漸高大，臍漸突出，肢體漸浮脹，又以爲臃脹，用牽牛甘遂之藥以逐其水，內原無水溼之邪，水未見出，而正氣益虛，脹滿更急，又疑前藥不勝，復加大黃巴豆之類下之，仍然未愈，又疑爲風邪固結於經絡，用龍膽茵陳、防風荆芥之類，紛然雜投，不至於死不已，猶然開鬼門，洩淨府，持論紛緣，各執已見，皆操刀下石之徒也。誰知中滿之症，實由於脾土之衰，而脾氣之衰，又由於腎火之寒也。倘用溫補之藥，早健其脾氣，何至如此之極哉！方用溫土湯：人參一錢、白朮三錢、茯苓三錢、蘿蔔子一錢、薏仁三錢、芡實五錢、山藥五錢、肉桂三分、穀芽三錢、水煎服，一

劑而覺少飽，二劑而覺少寬矣。數劑之後，中滿自除。此方但去補脾，絕不消導，以耗其氣。蓋中滿之病，未有不因氣虛而成者。不補脾胃之氣，則脹從何消？况方中加入蘿蔔子最妙，助參朮以消脹，不輔參朮以添邪。又有茯苓、薏仁、芡實、山藥之類，益陰以利水，水流而正氣不耗，自然下澤疏通，而上游無阻滯之虞矣。第恐水寒冰凍，則溪澗斷流，又益以肉桂於水中生火，則土氣溫和，雪消冰伴，尤無壅塞之苦也。奈何惟事於消導，遂成不可救藥之病哉。

此症用木苓加桂湯
白朮一兩，茯苓五錢，肉桂一錢，水煎服。

人有未見飲食則思，既見飲食則厭，乃勉強進用，飽塞於上脘之間，微微脹悶，此不止胃氣之虛，而心包之火正衰也。心包為胃土之母，母氣既衰，何能生子？心包之火不足，又何能生胃哉？故

欲胃之能食，必須補胃土而兼補心包之火也。方用生胃進食湯，人參三錢，白朮三錢，炒棗仁五錢，遠志八分，山藥三錢，茯苓三錢，神麩五分，良薑五分，蘿蔔子一錢，枳壳五分，乾薑炒黑一錢，水煎服。此方治胃無非治心包也。心包與胃原是子母，何必分治之乎？不治中滿而中滿自除，此補火之勝於補土也。

此症用調飢散亦妙

人參五分，山藥一兩，白芍三錢，甘草五分，肉桂一錢，菖蒲五分，肉豆蔻一枚，炒棗仁三錢，水煎服，十劑愈。

人有中心鬱鬱不舒，久則兩脇飽滿，飲食下喉，即便填脹，不能消化。人以為脹脹之漸也，而不知皆氣滯之故。倘用逐水之藥，必且更甚。用消食之藥，亦止可取一時之快，而不能去永久之脹也。法宜開鬱為主，然而氣鬱既久，未有不氣虛者也。使僅解其鬱而不兼補其氣，則氣難化食，脹何以消？方用快膈湯，人參一

錢、茯苓神五錢、白芍三錢、白芥子二錢、蘿蔔子五分、檳榔三分、神
 麩五分、枳壳三分、柴胡五分、薏仁三錢、厚朴三分、水煎服、二
 劑輕、四劑全愈、此方解鬱、而無刻削之憂、消脹、而無壅塞之苦、
 攻補兼施、自易收功也。

此症用枳脹

湯亦妙

神麩三錢、柴胡五分、白芍三錢、茯苓、蘿蔔子各一錢、
 厚朴、人參各五分、白豆蔻二枚、蘇葉八分、白芥子二

錢、水煎服
 十劑愈

人有患中滿之病、飲食知味、但多食、則飽悶不消、人以爲脾氣之
 虛、誰知是腎氣之虛乎、腹中飽悶、乃虛飽而非實飽、若作水腫
 治之、則喪亡指日矣、蓋脾本屬土、土之能制水者、本在腎中之
 火氣、土得火而堅、土堅而後能容物、能容物即能容水也、惟腎
 火既虛、而土失其剛堅之氣、土遂不能容物而容水、乃失其天

度之流轉矣、故腹飽而作滿、即水臌之漸也、人不知補腎火、以
 生脾土、反用瀉水之法、以傷脾、無異決水以護土、土有不崩者
 哉、是治腎虛之中滿、可不急補其命門之火乎、然而徑補其火、
 則又不可以、腎火不能自生生於腎水之中也、但補火而不補
 水、則孤陽不長、無陰以生陽、即無水以生火也、或疑土虧無以
 制水、又補腎以生水、不益增波以添脹哉、不知腎中之水、乃真
 水也、邪水欺火、以侮土、真水助火、以生土、實有不同、故腎虛中
 滿、必補火以生土、又必補水以生火、耳、方用金匱腎氣丸、茯苓
 六兩、附子一枚、牛膝一兩、肉桂一兩、澤瀉二兩、車前子一兩、五
 錢、山茱萸二兩、山藥四兩、牡丹皮一兩、熟地三兩、各爲末、蜜爲
 丸、每日早晚、白滾水送一兩、初服少脹、久服脹除、而滿亦盡消、
 補火之聖藥也、羣藥之內、利水健脾之味、多於補陰補火者、雖

辨言錄 卷之五
意偏於補火，而要實重於救脾。補火者，正補脾也。故補陰不妨輕，而補脾不可不重耳。

此症用薰脾湯亦佳

熟地白朮各五錢，山茱萸四錢，破故紙一錢，杜仲三錢，附子五分，水煎服。二劑而飽悶除，十劑全愈。

翻胃門

人有飲食入胃而即吐者，此肝木尅胃土也。用逍遙散加吳茱萸炒黃連治之，隨手而愈。而無如人以爲胃病也，雜用香砂消導之劑，反傷胃氣，愈增其吐。又改用下藥，不應復改用寒涼之味，以降其火，不獨胃傷而脾亦傷矣。又改用辛熱之藥，以救其寒，又不應始悟用和解之法，解鬱散邪，然已成噎膈之症矣。夫胃爲腎之關門，腎中有水，足以給胃中之用，則咽喉之間無非津液，可以推送水穀。腎水不足，力不能潤灌於胃中，又何能分濟於咽喉乎？咽喉成爲陸地，水乾河涸，舟膠不前，勢所必至。且腎水不足，不能下注於大腸，則大腸無津，以相養，久必瘦小而至艱澀。腸既細小，艱澀飲食入胃，何能推送？下既不行，必積而上沉，不特上不能容而吐，抑亦下不能受而吐也。治法必須大補

其腎中之水方用濟艱催輓湯熟地二兩山茱一兩當歸二兩牛膝三錢玄參一兩車前子一錢水煎服一日一劑十劑必大順也此方純補精血水足而胃中有津大腸有液自然上下相通而無阻滯之患譬如河漕水淺舟楫不通糧糈不能輸運軍民莫不徬徨而喧譁擾攘忽見大雨滂沱河渠溝壑無非汪洋大水則大舸巨舶得以裝載糗糧自然人情踴躍關門大開聽其轉運而無所留難也

北症用制肝散亦效甚

白芍一兩吳茱萸五分黃連一錢茯苓五錢水煎服二劑即愈何至變成噎膈哉

人有朝食暮吐或暮食朝吐或食之一日至三日而盡情吐出者雖同是腎虛之病然而有不同者一食入而即吐一食久而始吐也食入而即出者是腎中之無水食久而始出者乃腎中之

無火也蓋脾胃之土必得命門之火以相生而後上中有溫熱之氣始能發生以消化飲食倘土冷水寒結成冰凍則下流壅積必返而上越矣治法宜急補腎中之火然而單補其火則又不可腎火非腎水不生腎火離水則火又亢炎矣况上無飲食之相濟則所存腎水亦正無多補火而不兼補其水焚燒竭澤必成焦枯之患濟之以水毋論火得水而益生而水亦得火而更生水火既濟自然上下流通何至有翻胃之疾哉方用兩生湯肉桂二錢附子一錢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水煎服一劑而吐減半再劑而吐更減連服四劑則吐止矣服十劑而全愈也此方水火兩旺脾胃得火氣而無寒涼之虞得水氣而無乾澀之苦自然上可潤肺而不阻於咽喉下可溫臍而不結於腸腹矣或謂下寒者多腹痛反胃既是腎寒正下寒之謂也宜小腹

作痛矣何以食久而吐之病絕不見腹痛豈腎寒非歟不知寒氣結於下焦則腹必疼痛今反胃之病日日上吐則寒氣盡從口而趨出矣又何寒結之有

此症用加味化腎湯亦神效

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肉桂三錢巴戟天五錢水煎服二劑吐輕十劑全愈

人有時而吐時而不吐吐則盡情吐出此症有似於反胃而非翻胃也此種之病婦人居多男子獨少蓋因鬱而成之也夫鬱則必傷其肝木之氣肝傷木即下尅脾胃肝性最急其尅土之性亦未有不急者其所尅之勢胃土苦不能受於是上越而吐木怒其土之不順受也於是挾其鬱結之氣捲土齊來盡祛而出故吐之不盡不止其有時而不吐者因木氣之少平耳治法不必止吐而惟在平肝方用逍遙散柴胡一錢白芍五錢茯苓三錢白朮一錢當歸三錢陳皮三分甘草一分水煎服一劑而吐少止再劑而吐全愈愈後仍以濟艱催輓湯減半分兩調理可也蓋逍遙散解鬱之後其木枯渴可知隨用濟艱催輓湯急補其水則木得潤而滋榮自然枝葉敷榮矣何至拂鬱其性而作吐哉

此症用增減逍遙散亦神效

白芍五錢茯苓白朮各三錢陳皮柴胡神麩各一錢白豆蔻一粒水煎服四劑愈

人有胃中嘈雜腹內微疼痰涎上湧而吐嘔日以為常蓋蟲作祟非反胃也夫人有水濕之氣留注於脾胃之間而肝木又旺來尅脾胃之土則土虛而生熱此熱乃肝木之火虛火也土得正火而消食土得虛火而生虫虫得肝木之氣其性最急喜動而不喜靜飢則微動而覓食飽則大動而跳梁挾水穀之物與波

鼓浪而上吐矣，然但吐水穀而不吐虫者，何故？蓋肝木之虫，最靈畏金氣之尅，居土則安，入金則死，故但在胃而翻騰，不敢越胃而遊樂，祛水穀之出胃，而彼且掉頭而返，恐出於胃，為肺金之氣所殺也。治法必用殺虫之藥，佐以瀉肝之味，然而瀉肝殺虫之藥，未免寒涼，尅削肝未必遽瀉，而脾胃先已受傷，脾胃受傷，而虫亦未能盡殺，必須於補脾健胃之中，而行其斬殺之術，則地方寧謐，而盜賊難以盤踞，庶幾可盡戮無遺，常靜而不再動也。方用健土殺虫湯，人參一兩，茯苓一兩，白芍一兩，炒，梔子三錢，白薇三錢，水煎半碗，加入黑驢溺半碗，和勻，飢服一劑，而吐止，不必再劑，虫盡死矣。夫驢溺何以能殺虫而止吐也？驢性屬金，虫性畏金，故取而用之，世人有單用此味，而亦效者，然而僅能殺虫而不能健土，土弱而肝木仍旺，已生之虫，雖死於頃

刻而未生之虫，不能保其不再生也。健土殺虫湯，補脾胃以扶土，即瀉肝以平木，使木氣既平，不來尅土，且土旺而正火既足，則虛邪之火，無從而犯，虛熱不生，而虫又何從而生乎？况方中梔子、白薇，原是殺虫之聖藥，同驢溺用之，尤能殺虫於無形，此拔本塞原之道，不同於單味偏師取勝於一時者也。

此症用鋤種湯亦神效

練樹根一兩，檳榔厚朴炒，梔子百部各一錢，白木茯苓，史君子肉各二錢，水煎服，服後不可用飲食，須忍飢半日，尤不可飲茶，水二劑，虫盡死而愈。

人有食後必吐出數口，却不盡出，膈上時作聲，而色如平人，人以為脾胃中之氣塞也，誰知是膈上有痰血相結而不散乎？夫膈在胃之上，與肝相連，凡遇怒氣，則此處必痛，以血之不行也，血不行，則停積而血成死血矣，死血存於膈上，必有碍於氣道，而

難於升降，氣血阻住，津液遂聚而成痰，痰聚而成飲，與血相搏而不靜，則動而成聲。本因氣而成動，又加食而相犯，勢必愈動而難安，故必吐而少快也。至食已入胃，胃原無病，胃自受也。寧肯茹而復吐乎？此所以既吐而又不盡出耳。然則治法，但去其膈上之痰血，而吐病不治而自愈也。方用瓜蒂散加味吐之。瓜蒂七枚，蘿蔔子三錢，韭菜汁一合，半夏二錢，天花粉三錢，甘草三錢，枳殼一錢，人參一錢，水煎服。一劑即大吐，去痰血而愈。不必二劑也。瓜蒂散原是吐藥，得蘿蔔子枳殼以消食，得半夏天花粉以蕩痰，得韭汁以逐血，誠恐過於祛除，未免因吐而傷氣。又加入人參甘草以調和之，使胃氣無損，則積滯易掃，何至惡食而再吐哉？此非反胃，因其食後輒吐，有似於反胃，故同反胃而共論之也。

此症用清膈散甚佳

天花粉、桑白皮各二錢、生地、白芍各五錢、紅花二錢、桃仁十箇、杏仁十箇、枳殼五分、甘草一錢、紫苑一錢、水煎服、四劑全愈

排放水以全土利便而易於畜泄故補腎中之火可治久病之水
水膨洩脾胃中之水實益初病之水脹也下身脹而上身未脹
正初起之病宜急洩其水之為得方用洩水至神湯大麥鬚二
兩茯苓一兩白朮二兩小赤豆三錢水煎服一劑而腹必雷鳴
瀉水如注再劑而水盡泄無遺不必三劑也論理牽牛甘遂之
方未嘗不可用但慮世人天稟日薄而脾胃腎三經多虛恐不
勝藥力之過迅故改立此方於補中瀉水正氣無傷而邪水盡
出之為妙方中白朮茯苓健脾胃之土又能通脾胃之氣則土
之鬱可解土鬱既解力足以制水矣况大麥鬚能消無形之水
赤小豆能洩有形之溼合而相濟自能化水直出於膀胱由尾
閭之間盡瀉而出也

此症用冬瓜湯亦甚效

冬瓜一箇煎水十碗另用白朮三兩車前子五錢肉桂二錢將冬瓜水煎湯二碗先用一碗少頃又用一碗其水從大便而出一劑而脹腫全消

人有水腫既久遍身手足俱脹面目亦浮口不渴而皮毛出水手
按其膚如泥此真水膨也乃土氣鬱塞之甚故耳夫土本剋水
何為反致水侮蓋土虛則崩土崩則淤泥帶水而流緩於是日
積月累下焦阻滯而水乃上泛脾胃之中原能藏水然水過於
多則脾胃不能受乃散布於經絡皮膚矣迨至經絡皮膚不能
受勢不得不流滲於皮膚之外泛濫於一身不用下奪之法何
以瀉滔天之水哉方用決水湯車前子一兩茯苓二兩王不留
行五錢肉桂三分赤小豆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小便如注不絕
二劑而腫脹盡消矣論理用雞屎醴逐水亦有神效然而雞尿
醴逐水從大便而出而此方逐水從小便而出也水從大便出

者其勢逆水從小便出者其勢順逆則效速而氣傷順則效緩而氣固此方利水從小便而出利其膀胱也凡水必從膀胱之氣化而後由陰器以出土氣不宣則膀胱之口閉吾用王不留行之迅藥以開其口加入肉桂引車前茯苓赤小豆直入膀胱而利導之茯苓車前雖利水而不耗氣而茯苓且是健土之藥水決而土又不崩此奪法之善也至於臍突手掌無紋用此方尚可救也惟是服此方瀉水而愈必須禁用食鹽一月倘不能禁則又脹矣脹則不可再治也

此症亦可用冬瓜湯更加劉寄奴一兩茯苓一兩服之亦水瀉而愈

人有氣喘作脹腹腫小便不利大便亦溏漸漸一身俱腫人以為水脹也不知乃肺脾腎三經之虛也夫水氣不能分消大都病在胃然胃之所以病者正由於三經之虛耳胃為水穀之海凡

水入於胃為歸蓋五臟六腑之大源也但胃能容水而不能行水所恃脾之散水以行於肺肺之通水以入於膀胱腎之化水而達於小腸也惟脾虛則不能散胃之水精於肺而病在中矣肺虛則不能通胃之水道於膀胱而病在上矣腎虛則不能司胃之關門時其輸泄而病在下矣三經既虛而胃中積水浸淫遂遍走於經絡皮膚而無所底止矣治法補其三經之氣而胃氣自旺胃氣旺而腫脹盡消方用消脹丹白朮三錢茯苓一兩麥冬五錢熟地五錢山藥一兩芡實五錢蘇子一錢水煎服一劑而喘少定二劑而脹漸消十劑而小便利二十劑而一身之腫無不盡愈也方中白朮茯苓以健其脾土麥冬蘇子以益其肺金熟地山藥芡實以滋其腎水自然脾氣旺而不至健運之失職肺氣旺而不至治節之不行腎氣旺而不至關門之不開

水自從膀胱之府而盡出於小腸矣安得而再脹哉

此症用百合消
脹湯亦效

白朮芡實各一兩茯苓百合各五錢山藥一兩肉
桂二錢人參三錢水煎服十劑少愈二十劑全愈

人有腰重脚腫小便不利或肚腹腫脹四肢浮腫喘急痰盛不可
以臥此肺腎俱虛之病非臃脹也夫水症多是脾胃之虛茲何
以肺腎之虛亦成水脹耶不知肺虛必盜脾胃之氣而腎虛則
不能生脾胃之氣二經既虛則脾胃之氣更虛土難生金而肺
之氣化不行而腎之關門不開矣於是水不能消而泛濫一如
水腫之病也治法似宜補肺而兼補腎然而補肺又不若竟補
腎之為得蓋肺雖生腎然止能生腎水而不能生腎火也脾胃
必得腎火以相生水氣必得腎火以相化况補腎則肺不必來
生腎水而肺金自安矣是補腎即所以補肺也方用金匱腎氣

丸茯苓十兩附子一箇牛膝三兩官桂二兩熟地四兩山藥六
兩丹皮二兩澤瀉四兩車前子二兩山茱萸二兩各為末蜜為
丸每日早晚白滾水各送下一兩服三日而小便利再服三日
而腰輕服十日而上下之腫盡消服二十日而喘急痰盛無不
盡除服一料完全愈再服一料斷不再發也此方經後人改竄
分兩以致治肺腎之水脹多至不效因世人畏茯苓澤瀉之過
於泄水耳不知水勢滔天既不用掃蕩之藥以決水乃畏利導
之品而不用之以消水乎故必須多用茯苓車前為君則水可
泄之使從膀胱而下出然而腎之關門不開非附子肉桂回陽
助火以蒸動腎氣則關何以開腎關不開而胃之積水何以下
哉故必用桂附以開關關既開矣則茯苓車前牛膝得盡利水
而直下又恐水過於利未免損傷陰氣得熟地山藥丹皮以佐

之則利中有補陽得陰而生則火無炎亢之虞土有升騰之益誠治水之神方補土之妙藥也世人倘疑吾說之偏而妄增藥味或更改輕重斷不能收功也

此症用溫腎消水湯亦效

人參三錢熟地五錢山藥一兩山茱萸三錢茯苓一兩肉桂二錢薏仁五錢水煎服二十劑即愈

人有手足盡脹腹腫如臛面目亦浮皮膚流水手按之不如泥但陷下成孔手起而脹滿如故飲食知味大便不澀泄小便閉澀氣喘不能臥倒人以爲水臛之症而不知乃腎水之衰也真水足而邪水不敢橫行真水衰而邪水乃致泛決况真水既衰則虛火必盛虛火既盛而真水力不能制則火性炎上三焦之火與衝脉之屬火者皆同羣助逆無不逆冲而上行矣火既上冲而水從火泛上走於肺喘嗽而不寧矣臥主腎腎氣既逆安得

而臥耶人至不得臥則肺氣夜不得歸於腎之中而腎之中水空而無非火氣則肺之氣不敢久留於腎仍歸於肺經母因子虛則清肅之令不行於膀胱於是水入於膀胱之口而膀胱不受乃散聚於陰絡隨五臟六腑之虛者入而注之不走小腸而走手足皮膚而毛竅出水也此種水症必須補腎之水以制腎火尤宜補肺之金以生腎水蓋腎水不能速生惟助肺氣之旺則皮毛閉塞而後腎氣下行水趨膀胱而不走腠理矣方用六味地黃湯加麥冬五味治之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山藥一兩茯苓二兩丹皮六錢澤瀉一兩麥冬一兩北五味三錢水煎服一劑可臥二劑水如注四劑而一身之腫盡消十劑而諸症全愈愈後服補腎肺之藥尤須戒色至一年禁鹽至三月否則雖愈而必發也蓋此症原有腎火故補水而不必補火也腎虛以

辨證錄 卷之五
致火動肺虛以致水流補其水則火自靜補其金則水自通實有至理而非泛然以作論也

此症用健腎湯亦佳

熟地茯苓各二兩麥冬蓮子連心用各五錢芡實山藥各一兩水煎服二劑而脹消十劑全消

人有單腹脹滿四肢手足不浮腫經數年不死者非水臌也蓋水臌不能越兩年未有不皮膚流水而死者今經數年不死皮膚又不流血豈是水臌之症乃虫結於血之中似臌而非臌也夫此症何因而得飲食之內或食生菜而有惡虫之子入腹而生虫或食難化之物久變為虫血即裹之不化日積月累血塊漸大虫生遂多所用食物止供虫食即水穀入腹所化之血亦為虫之外郭而不能灌注於各臟腑矣此等之症最忌小便利不利與胃口不健者難以醫療倘小便利而胃口開均可治之蓋小

便利者腎氣能通於膀胱也胃口開者心氣能行於脾胃也二臟之氣有根可用殺虫下血之藥而無恐以其本實未撥也方用逐穢消脹湯白朮一兩雷丸三錢白薇三錢甘草一錢人參三錢大黃一兩當歸一兩丹皮五錢蘿蔔子一兩紅花三錢水煎服一劑腹內必作雷鳴少頃下惡物滿桶如血如膿或有頭無足之虫或色紫色黑之狀又服一劑大瀉大下而惡物無留矣然後以人參一錢茯苓五錢薏仁一兩山藥二兩白芥子一錢陳皮五分白朮二錢調理而安前方用攻於補之中雖不至大傷臟腑然大瀉大下畢竟元氣少損故穢盡之後即以參苓薏藥之類繼之則脾氣堅固不愁亡陰之禍也或問此等之病既非水臌初起之時何以知其是虫臌與血臌也吾辨之於面焉凡面色澹黃之中而有紅點或紅紋者是也更驗之於腹焉

凡未飲食而作疼，既飲食而不痛者是也。苟面有紅點紅紋，與既飲食而不痛，即可用逐穢消脹湯減半治之，亦一劑而即愈也。但下後毋論新久，必須忌鹽者一月，苟若不息，必至再病則難治矣。

此症用雷逐

丹亦神效

雷丸三錢，當歸白芍各五錢，紅花一兩，雄黃厚朴檳榔各二錢，枳實甘草各一錢，水煎服，一劑下惡穢一愈。

人有上身先腫，因而下身亦腫，久之，一身盡腫，氣喘嗽不得臥，小腹如光亮之色，人以爲水臌已成，誰知是水臌之假症乎？夫溼從下受，未聞溼從上受者也。凡人脾土健旺，必能散精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何致水氣之上侵？惟脾土既虛，飲食不化，精而化水，乃邪水而非真水也。真水既無所

生，則腎中乾涸，無非火氣，於是同任衝之屬火者，俱逆而上出，是水從火溢，上積於肺而嗽，奔越於肺而喘，既喘且嗽，身自難臥，散聚於陰絡而成跗腫，故先上腫而後下腫也。似乎治法亟宜治腎矣，然而火盛由於水衰，而水衰實先由於土衰也。補土其可緩乎？惟是既補脾以健土，必至燥腎以旺火，故補脾又必須補腎，而補腎又必須補脾，所貴二者之兼治也。方用二天同補丹，山藥一兩，芡實一兩，茯苓五錢，白朮二兩，肉桂三分，訶子一錢，百合五錢，水煎服。二劑而喘嗽輕，又二劑而喘嗽止，十劑而腫脹消，再十劑全愈。此方無一味非治脾之藥，即無一味非補腎之藥也。健其土而不虧，夫腎滋其水而不損於脾，兩相分消，而又兩相資，益得利之功，而無利之失。治水臌之假症，實有鬼神不測之妙也。

此症用芡朮

湯亦效

白朮芡實各二兩，茯苓一兩，肉桂一錢，車前子五錢，水煎服，二劑輕，四劑又輕，十劑愈。

厥症門

人有日間忽然發熱，一時厥去，手足冰涼，語言惶惑，痰迷心竅，頭暈眼昏，此陽厥也。乃陰血不歸於陽氣之中，而內熱如焚，外反現假寒之象，故手足冷也。此等之症，傷寒中最多，但傷寒之厥，乃傳經之病，必熱至五六日而發厥，非一日身熱而即發厥者也。故不可用傷寒之法以治此等之厥，然而雖不同於傷寒，而內熱之深，正未嘗少異。夫厥乃逆也，逆肝氣而發為厥，厥乃火也，逆火氣而發為熱，熱深而厥亦深，熱輕而厥亦輕，故不必治厥也。治熱而已矣。惟是厥發於日，陽離乎陰也。無陰則陽無所制，離陰則陽無所依，陽在裏而陰在表，自然熱居中，而寒現外矣。治法瀉其在內之火，則內熱自除，而外寒自散，然而火之有餘，仍是水之不足。瀉火之中，而佐之補水之味，則陽得陰，而有

和合之歡斷不至陰離陽而有厥逆之戾也方用安厥湯人參三錢玄參一兩茯苓三錢白薇一錢麥冬五錢生地五錢天花粉三錢炒梔子三錢白芍一兩柴胡五分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厥定再劑而身涼矣凡日間發厥之症俱可治之無不神效此方和合陰陽實有調劑之妙助陽氣而不助其火生陰氣而不生其寒祛邪而不損其正解鬱而自化其痰所以定厥甚神返逆最速也

此症用黃連定

厥湯亦效

黃連二錢當歸五錢麥冬五錢玄參一兩貝

母三錢苜蓿五分水煎服一劑即回二劑愈

人有夜間發熱一時厥逆昏暈如死人狀惟手足溫和喉中痰响不能出聲此陰厥也乃陽氣虛而不能入於陰血之中以致鬼神憑之往往厥逆也直中陰寒之症多有一時發厥者但彼乃

陰寒而猝中此乃陰熱而暴亡各有不同陰寒之厥手足筋脈多青灌之水必吐陰熱之厥手足筋脈多紅飲之水必不吐陰寒之厥身必不熱陰熱之厥身必不涼以此辨之不差毫髮故陰寒之厥舍參附無奪命之丹陰熱之厥飲參附即喪身之禍治陰熱之厥法宜補陰以助陽使真陰足而邪陰自散陽氣旺而虛火自消庶痰涎化昏暈除厥逆定矣方用補陰助陽湯玄參一兩麥冬一兩熟地一兩人參二錢白芥子五錢柴胡一錢白芍一兩當歸一兩白朮一兩茯苓五錢苜蓿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昏迷甦再劑而痰涎化三劑而厥逆回則可生也否則不可救矣此方補陰之藥多於補陽陰水足而陰火可散陰火散而陽氣可回陰陽合而昏迷宜甦矣倘服之而不效是陰陽早已相脫不能再續也非前藥之故耳或曰陽氣虛而離陰是宜

單補陽以入陰、今補陰以合陽、恐非治法、不知陽氣虛而不能入於陰血之中者、以陰血之大燥火盛、而虛陽不敢入於陰耳、非陰血過多之謂也、苟補陽過勝、則陽旺而陰益消亡、此所以必須補陰以合陽、而萬不可補陽以勝陰也、况方中未嘗無補陽之藥、補陰居其七、補陽居其三、陰陽始無偏勝、而厥逆可援也。

此症用解暈神丹亦效

人參半、夏各二錢、茯苓五錢、南星一錢、天麻烏藥、陳皮、菖蒲各五分、當歸三錢、柴胡一錢、水煎服。

人有日間發厥、而夜間又厥、夜間既厥、而日間又復再厥、身熱如火、痰涎作聲、此乃陰陽相併之厥也、熱多則厥亦多、用瀉火之藥、則熱除而厥亦除矣、然而厥既有晝夜之殊、而熱亦有陰陽之異、正未可徒瀉夫火也、宜於瀉陽之中、而用補陰之藥、於抑

陰之內、而用補陽之劑、庶幾陽火得陰而消、陰火得陽而化、提陽出於陰、而日間無昏暈之虞、升陰入於陽、而夜間無迷眩之害也、方用旋轉陰陽湯、人參一錢、白朮三錢、白茯苓三錢、白芍五錢、當歸三錢、生地五錢、麥冬三錢、附子一分炒、梔子二錢、天花粉三錢、柴胡一錢、水煎服、一劑而厥逆安矣、不必再劑也、此方陰陽雙補、痰火兩瀉、補瀉兼施、不治厥而厥自定也、倘或補陰而不補陽、或瀉陽而不抑陰、則陰陽必有偏勝、而痰火必致相爭、變出非常、有不可救藥者矣。

此症用息爭湯亦甚效

柴胡神曲各二錢、甘草一錢炒、梔子、天花粉各三錢、茯苓五錢、生地一兩、水煎服、一劑即安、二劑愈。

人大怒之後、又加拂抑、事不如意、忽大叫而厥、吐痰如湧、目不識人、此肝氣之逆、得痰而厥也、夫肝性最急、急則易於動怒、怒

則氣不易泄而肝之性更急肝血必燥必求救於脾胃以紛取資然而血不能以驟生脾胃出水穀之液以予肝未遑變血勢必迅變為痰以養肝肝又喜血而不喜痰痰欲入於肝而肝不受必至痰阻於肝外以封閉夫肝之竅矣肝不能得痰之益反得痰之損則肝之燥結可知既無津液之灌注必多炎氛之沸騰痰閉上而火起下安得不沖擊而成厥哉治法宜去其痰而厥乃定也然而去痰必須平肝而平肝在於解怒方用平解湯香附五錢當歸五錢天花粉三錢半夏二錢茯苓三錢神麩二錢麥芽二錢炒梔子二錢黃連五分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厥輕再劑厥定三劑全愈此方解肝氣之拂逆實有神功在清熱而不燥導痰而不峻也

此症用三白散亦效

白芍川芎各五錢梔子茯苓天花粉各三錢當歸五錢白豆蔻二枚南星菖蒲枳殼各一錢水煎服一劑

全愈

人有怒輒飲酒以為常不醉不休一日發厥不知人事稍蘇猶呼酒號叫數次復昏暈人以為飲酒太醉故也誰知是膽經之火動乎夫肝與膽為表裏肝氣逆則膽氣亦逆肝火動則膽火亦動酒入臟腑必先入膽酒滲入膽則酒化為水矣然而酒性大熱飲酒過多酒雖化水而酒之熱性不及分消必留於膽中况怒氣傷肝則肝火無所發泄必分流而入於膽膽得酒之熱又得肝之火則熱更加熱矣夫肝膽為心之母母熱必呼其子以解氛自然膽熱必移熱以予心而心不可受熱乃變而為厥矣治法亟解心中之熱而心熱非起於心也仍須瀉膽之熱而膽之熱非本於膽也仍須瀉肝之熱以解酒之熱而已方用逍遙

散加味治之柴胡一錢白芍一兩茯苓五錢白朮五錢甘草二分陳皮五分當歸二錢葛花二錢炒梔子三錢白芥子三錢水煎服一劑厥輕二劑厥定三劑全愈逍遙散治鬱實奇佐之梔子以瀉火益之葛花以解酒加之白芥子以消痰酒病未有不溼者溼則易於生痰去其溼而痰無黨去其痰而火無勢溼既無黨火又無勢雖欲再厥其可得乎方中所以多用茯苓白朮以輔助柴胡白芍者正此意也

此症用醒醞

湯亦效

乾葛柞木枝各一錢人參二錢茯苓三錢白芍五錢黃連半夏各五分吳茱萸二分水煎服一劑即效四

愈劑

人有一過午時吐酸水一二碗至未時心前作痛至申痛甚厥去不省人事至成始甦日日如是人以為陰分之熱也誰知是太

陽膀胱之經有瘀血結住而不散乎但小便不閉是膀胱之氣未嘗不化也氣乃無形之物無形能化若有瘀血結住而不散者以血有形不比氣之無形而可散也未申之時正氣行膀胱之時也氣行於血之中而血不能行於無之內所以作痛而發厥欲活其血之瘀非僅氣藥之能散也必須以有形之物制血則氣可破血而無阻滯之憂矣方用逐血丹當歸尾一兩大黃三錢紅花三錢桃仁二十粒天花粉三錢枳殼五分厚朴二錢丹皮三錢水蛭火煨燒黑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瘀血通二劑而瘀血盡散此方用水蛭同入於大黃厚朴之中以逐有形之血塊則病去如掃而痛與厥盡去也倘不用水蛭雖亦能止厥定痛而有形之血塊終不能盡逐必加入水蛭而建功始神不可以此物為可畏而輕棄之遺人終身之病也

此症用破瘀

丹亦神

水蛭炒乾黑二錢當歸白芍各一兩茯苓三錢肉桂三分桃仁十四箇生地五錢枳殼五分猪苓一錢水煎服二劑全愈

人有忽然之間如人將冷水澆背陡然一驚手足厥冷遂不知人已而發熱則漸漸甦省一日三四次如此人以為祟乘之也誰知乃氣虛之極乎夫氣所以衛身者也氣盛則體壯氣衰則體怯外寒之侵乃內氣之微也內氣既微原不必外邪之襲無病之時常覺陰寒逼身如冷水澆背正顯內氣之微何祟之來憑乎然而內熱之極亦反生寒顛所謂厥深熱亦深與氣虛之極亦生寒顛者似是而非苟不辨之至明往往殺人於頃刻可不慎歟辨之之法大約內熱而外寒者脈必數而有力而舌必乾燥也氣虛而外寒者脈必微而無力而舌必滑潤也故見氣虛

之症必須大補其氣而斷不可益之大寒之品方用甦氣湯人參一兩陳皮一錢枳殼三分菖蒲五分水煎服一劑輕二劑更輕連服數劑全愈此方重用人參以補氣益之陳皮枳殼寬中消痰則人參甦氣更為有神益之菖蒲者引三味直入心中則氣不能散於心外也

此症用助氣回陽湯亦效

人參黃芪各五錢南星二錢甘草一錢茯苓三錢枳殼五分砂仁三粒水煎服二劑效四劑全愈

此症用加味甘

桔湯亦佳

桔梗川芎天花粉麥冬各三錢甘
草黃芩各一錢水煎服二劑愈

一春月傷風身熱咳嗽吐痰惡熱口渴是傷風而陽明之火來刑肺金非傷寒傳經入於陽明也夫陽明胃土本生肺金何以生肺者轉來刑肺乎蓋肺乃嬌臟風入肺經必變為寒胃為肺金之母見肺子之寒必以熱濟之夫胃本無熱也心火為胃之母知胃欲生金乃出其火以相助然而助胃土之有餘必至尅肺金之不足是借其兵以討賊反致客兵殘民故胃熱而肺亦熱而咳嗽口渴之症生矣治法瀉心火以安胃土自然肺氣得養而風邪自散方用平邪湯黃連三分甘草一錢蘇梗一錢紫苑一錢葛根一錢石膏三錢麥冬五錢貝母三錢扶神三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三劑身涼矣不必四劑也此方瀉心火者

十之三瀉胃火者十之六蓋心火之旺尅肺者輕胃火之旺刑金者重輕瀉心中之火則心不助胃以刑金重瀉胃中之火則胃不刑金以傷肺肺氣既回肺邪又安留哉

此症用清胃

散亦效

石膏半夏各二錢茯苓三錢桂枝三分麥
冬三錢陳皮葛根各一錢水煎服一劑愈

一春月傷風發寒發熱口苦兩脇脹滿或吞酸吐酸是少陽之春溫也何以冬月謂之傷寒而春月即謂之春溫耶不知冬月之風寒春月之風溫寒則傷深溫則傷淺傷深者邪至少陽而有入裏之懼傷淺者邪入少陽而即有出表之喜故同傷少陽而傷風與傷寒實有異也至於治傷風之少陽法又不必大異皆舒其半表半裏之邪而風邪自散雖然傷寒邪入少陽有入裏之症往往用大柴胡與承氣之類和而下之若傷風入少陽以

小柴胡湯和解而有餘不必用大柴胡承氣而重用之也方用加減小柴胡湯柴胡一錢五分茯苓三錢黃芩一錢甘草一錢陳皮五分天花粉一錢水煎服一劑寒熱解再劑諸症愈此方較原方更神以用茯苓之多使邪從膀胱而出更勝於和解也佐柴胡以散邪乃建奇功耳

此症用安膽湯亦效

柴胡天花粉炒梔子各二錢甘草一錢白芍丹皮各三錢水煎服二劑愈

一春月傷風身熱嘔吐不止人以爲太陰之傷寒也誰知是太陰之春溫乎夫太陰脾土也風傷太陰則土中有風風在地中則土必震動而水溢故令人嘔吐不止非陰寒之氣入於脾土之內而動人嘔吐者可比此與傷寒傳經之入太陰者治法迥不相同也傷寒當溫其經以回陽而傷風宜散其風以安土方用

奠土湯白朮五錢茯苓三錢人參柴胡半夏甘草葛根各一錢神曲五分水煎服一劑而風散二劑而身涼三劑而病全愈矣方中祛邪於補脾之內脾健而風自息也

此症亦可用護脾飲

白朮三錢人參二錢肉桂三分陳皮三分半夏一錢蘇葉五分水煎服一劑愈

一春月傷風出汗胃乾燥渴欲飲水是春溫之症火邪入膀胱非太陽之傷寒也夫膀胱者肺金之表也肺受風邪久則變熱肺乃求救於膀胱邪即乘其求救而下行而膀胱之水思欲救母乃不肯下泄而上與風火相鬪邪見膀胱正氣之盛乃不入膀胱而入胃於是胃熱而與邪相爭故爾出汗汗出而胃之津液自乾故口渴思水以救其內焚也治法不必散風邪而瀉火焰速利其膀胱使水從小便而出則胃中之津液自生方用五苓

散白朮一錢、茯苓三錢、澤瀉三錢、猪苓三錢、肉桂一分、水煎服。一劑而小便利，二劑而口渴汗出盡止矣。蓋五苓散專利其膀胱之水，膀胱為太陽之經，傷風已經出汗，宜太陽之邪盡出矣。乃口渴思水，明是邪熱不肯從皮毛外出，而欲趨膀胱下出矣。五苓散利其膀胱，則水流而火亦流，火隨水去，胃火已消，而胃自生液，自然上潤於肺，肺得胃液之養，則皮毛自閉，邪何從而再入哉。

此症知栝茯苓湯亦可用

知母黃栝各一錢、茯苓五錢、水煎服，一劑而渴解，二劑愈。

一傷風頭痛發熱盜汗微出，見風則畏，此春溫傷風而非太陽症也。夫頭痛本屬太陽，然而風能入腦，亦作頭痛，未可謂身熱頭痛便是太陽之症。風從皮毛而入，皮毛主肺，肺通於鼻，而鼻通

於腦，風入於肺，自能引風入腦而作頭痛。倘肺氣甚旺，則腠理自密，皮毛不疎，風又何從而入。惟其肺氣之虛，故風邪易於相襲。邪正爭鬪，身故發熱，肺氣既虛，安能敵邪，所以盜汗微微暗出也。此證明是傷風，勿作傷寒輕治。蓋邪之所奏，其氣必虛，補其肺氣之虛，表其風邪之盛，自然奏效甚速。方用益金散風湯，人參五分、甘草一錢、五味子三粒、麥冬三錢、紫蘇一錢、蔓荊子一錢、天花粉一錢、桔梗二錢，水煎服。一劑頭痛除，再劑身熱解。三劑盜汗亦止。此方散重於補，何以名為益金湯？不知肺經為邪所傷，其氣甚衰，若用大補重藥，必且難受，不若於散表之中，畧為補益，則邪既外出，而正又內養，兩得其宜，是過於散正善於益也。

此症用通腦

散亦神

川芎當歸茯苓各三錢 桔梗二錢 蔓荊子白芷各五分 人參半夏各一錢 水煎服 二劑愈

一傷風頭痛發熱身疼腰重骨節俱痠疼惡風無汗人以為傷寒而不知非也夫傷寒則不惡風矣此內傷脾胃而風乘虛以入肺則經絡之間不相流通故身熱耳第內傷脾胃與肺無涉何以肺經即召外邪耶不知脾為肺之母而腎為肺之子母虛而子亦虛子虛而母亦虛脾胃之氣既虛而肺安得有不虛之理於是腠理不密毛竅難以自固故風邪易入於肺經而肺氣益虛何能下潤於腎宮而旁灌於百骸耶自必至滿身骨節痠痛而腰重矣但肺虛而邪既易入則汗亦宜易出何以邪入而汗不出耶此乃邪欺肺氣之虛又窺脾胃之不足反使邪氣得蔽於毛孔故見風反畏外邪且不能再入何況內汗能出乎然則治法惟散肺中之邪仍補脾胃之氣脾土旺而肺氣有生發之

機腎水足而肺金無乾燥之苦自然上可達於腦而頭痛除下可通於膀胱而腰重去中可和於中焦而一身支節之痠疼盡愈也方用黃紫丹白朮五錢茯苓三錢當歸五錢羌活一錢紫蘇一錢甘草一錢細辛五分黃芩一錢麥冬五錢人參一錢貝母一錢水煎服此方補多於散何補之中又純補脾而不補腎取人生後天以脾胃之氣為主脾健則胃氣自開胃開則腎水自潤况人參白朮原能入腎而白朮尤利腰臍一身之氣無不利矣何况肺經為脾胃之子母健而子亦健力足以拒邪又有紫蘇黃芩羌活貝母祛風散火消痰泄水之藥足以供其戰攻之具自然汗出熱解而邪從外越也

此症用益氣散風湯亦效甚

人參黃芪各三錢 甘草半夏各一錢 白朮五錢 柴胡二錢 茯苓三錢 枳殼五分 水煎服

一春月傷風身熱十餘日熱結在裏往來寒熱人以為傷寒在太陽有入裏之變也誰知春月傷風與冬月傷寒不同冬月之寒入於太陽久則變寒春月之風入於太陽久則變熱寒則遷動不常必至傳經入臟熱則靜守不移惟有固結在腑然而入臟在腑雖有不同而作寒作熱則無不同也寒在臟則陰與陽戰而發熱熱在腑則陽與陰戰而發寒隨臟腑衰旺分寒熱往來此症之所最難辨亦辨之於時令而已在冬月而熱結在裏者宜用攻在春月而熱結在裏者宜用散散其熱而寒自除寒除而熱亦自止也方用散結至神湯厚朴一錢白芍五錢甘草一錢當歸三錢枳殼五分柴胡一錢炒梔子三錢桂枝三分水煎服一劑而寒熱除內結亦散方中多是平肝之藥絕不去舒肺經之邪蓋肺氣為邪所襲則肝木必欺肺金之病而自旺矣旺

則木中生火以助邪之熱而刑肺倘不瀉肝而徒去散肺經之邪則肺氣愈虛而熱何能遽解耶惟瀉其肝中之火則內熱既衰益之桂枝數分但去散太陽之風不去助厥陰之火此熱結所以頓解也

此症用清邪

散亦效

桂枝五分 茯苓五錢 甘草一錢 陳皮五分 柴胡各一錢 砂仁一粒 水煎服

一傷風八九日風溼相搏身體煩疼不能轉側不嘔不渴人以為傷寒之症風溼在太陽之經也誰知傷風之病亦能使風溼之相搏乎夫濕從下受而風從上受者也下受者膀胱先受之上受者肺經先受之膀胱受溼無風不能起浪肺經受風無溼亦不能生嵐傷風而致風溼相搏因下原感溼而上又犯風兩相牽合遂搏聚於一身而四體無不煩疼也夫煩疼之症風之病

也。溼主重着，煩痛而至身不能轉側，非重着乎？以此分別風溼之同病，實為確據。且風症必渴，溼症必嘔。今風溼兩病，風作渴而水濟之，溼欲嘔而風止之，故不嘔而又不渴也。治法宜雙解其風溼之邪而已。方用雙解風溼湯：茯苓一兩，薏仁一兩，柴胡二錢，防風、甘草各一錢，水煎服。柴胡、防風以祛風，茯苓、薏仁以利溼，用甘草以和解之，自然風濕雙解，而諸症盡痊也。

此症用風濕兩

舒湯亦佳

茯苓、白朮各五錢，柴胡、防風、半夏

甘草各一錢，桂枝三分，水煎服。

一春月傷風，八九日，如瘧之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口不嘔吐，人以為傷寒中如瘧之證。誰知春月傷風，亦同有此症乎？夫風邪入於表裏之間，多作寒熱之狀，不獨傷寒為然。傷風之病，輕於傷寒，至八九日，宜邪之盡散矣。何尚有如瘧之病，蓋無痰不成。

瘧無食亦不成瘧，無痰無食，即有風邪，不能為害。然則傷風而有如瘧之病者，亦其胸膈胃脘之中，原有痰食，存而不化，八九日之後，正風欲去，而痰與食留之耳。熱多寒少，非內傷重，而外感輕之明驗乎？惟口不嘔吐，乃內既多熱，自能燥溼，痰得火制，自不外吐。然熱之極，則外反現寒，惡寒之象，乃假寒也。假寒真熱，適顯其如瘧之症，乃似瘧而非瘧也。治法亦治其如瘧，而不必治其真瘧耳。方用破假湯：人參三錢，白朮五錢，陳皮一錢，神麩五分，柴胡二錢，山查一粒，甘草五分，白芍五錢，鱉甲三錢，石膏一錢，半夏一錢，水煎服。一劑惡寒除，二劑發熱解，四劑如瘧之症全愈。此方於補正之中，寓祛邪之味，正既無虧，邪又退舍，此王霸兼施之道也。

此症用散瘧湯亦效

柴胡二錢，何首烏、白朮各五錢，青皮二錢，水煎服。

一春月傷風汗多微發熱惡風人以為傳經之邪入陽明胃中也
 誰知傷風春溫之症亦有邪入胃者乎邪到陽明必然多汗而
 渴今汗雖多而不渴是火邪猶未盛所以微發熱而不大熱耳
 夫同一外邪也何傷寒之邪入胃而火大熾傷風之邪入胃而
 火微旺蓋傷寒之邪寒邪也傷風之邪風邪也寒邪入胃胃惡
 寒而變熱風邪入胃胃喜風而變溫蓋其熱乃胃之自熱不過
 風以煽之也風煽其火則火必外泄反不留於胃中所以皮膚
 熱極而多汗而口轉不渴異於傷寒傳經入胃之邪而無燎原
 之禍也然而終何以辨其非傷寒哉傷寒惡寒而不惡風傷風
 惡風而不惡寒正不必以冬月之惡風為是傷寒之的症也蓋
 惡風即是傷風之病耳治法散其風而火自解也方用薰解湯
 石膏三錢乾葛二錢甘草一錢荊芥一錢茯苓五錢麥冬五錢

水煎服一劑汗止二劑熱盡散矣此方乾葛荊芥乃發汗之藥
 何用之反能止汗不知傷風多汗乃風煽之也今用乾葛荊芥
 以散其風則風息而火亦息况用石膏以瀉胃火火靜而汗自
 止又得麥冬以滋其肺茯苓以利其水甘草以和其中安得而
 出汗哉

此症用三奇湯亦效
 玄參一兩乾葛天花粉各三錢水煎服

一傷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人以為傷寒之邪入於陽
 明不知是傷風之邪入於陽明也夫傷風之邪既輕於傷寒何
 傷風之病竟同於傷寒乎不知傷寒之邪入於陽明其重病不
 同於傷風而輕病則未嘗不同也若口苦不過胃不和也咽乾
 胃少液也腹滿胃有食也微喘胃少逆也發熱惡寒胃之陰陽
 微爭也症既同於傷寒而治法正不可同也和其胃而不必瀉

其火解其熱而不必傷其氣始為得之方用和解養胃湯玄參一兩甘菊花三錢甘草一錢麥冬三錢天花粉三錢蘓子一錢水煎服一劑口苦咽乾之症除二劑喘熱腹滿惡寒之病去不必三劑此方解陽明之火而不傷胃土之氣所以能和胃而辟邪也

此症亦可用三奇湯

加麥冬五錢治之

一傷風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下人以為陽明之火將逼其熱以犯肺必有衄血之禍矣不知冬月傷寒邪入於陽明則有此病若春月傷風烏得有此然傷風之症既同於傷寒安保其血之不衄耶而傷風終無衄血者蓋風性動而變不比寒性靜而凝也故傷寒寒在胃而逼其熱於口舌咽喉者陰陽拂亂而衄血成矣傷風逼其熱於上雖亦漱水而不欲嚥然風以吹之其熱

即散安得而致衄哉治法瀉陽明之火而口燥自除也方用石膏三錢葛根一錢玄參五錢金銀花五錢麥冬五錢甘草一錢水煎服方名金石散服二劑此症全愈不必服三劑也此方單瀉胃中之火不去散胃中之寒然而玄參麥冬金銀花純是補水之劑上能解炎下又能濟水得甘草以調劑實能和寒熱於頃刻也

此症亦可用三

奇湯治之

一春月傷風脉浮發熱口渴鼻燥能食人以為陽明火熱必有衄血之症不知傷寒不衄則邪不能出而傷風正不必衄也蓋傷寒入胃而邪熱火熾非水穀不能止其炎上之火既能食而脉仍浮是火仍不下行而必從上行也故必至發衄若傷風之脉原宜見浮非其火之必欲上行也故雖口渴鼻燥而能食則火

可止遏火下行而不上行，豈致發衄哉？治法但瀉其胃中之火，無庸顧其肺中之衄也。方用寧火丹，玄參一兩，甘草一錢，生地三錢，青蒿五錢，水煎服。一劑身熱解，二劑口渴鼻燥愈，三劑脈浮亦平矣。此方玄參生地以解其胃中之炎熱，瀉之中仍是補之味，青蒿同甘草用之，尤善解胃熱之邪，使火從下行而不上行也。且青蒿更能平肝經之火，脈浮者風象也，肝火既平，則木氣自安，而風何動哉？此用藥之妙，一舉而得之也。

此症亦可用滋肺湯甚效

石膏二錢，麥冬一兩，生地三錢，黃芩甘草各一錢，水煎服。

一春月傷風，自汗出，醫人又發其汗，小便自利，人以為傷寒，悞汗以致津液內竭也。熟知傷寒邪入陽明，火焚其內，以致自汗，明是陰不能攝陽而陽外泄，又加發汗，則陽泄而陰亦泄矣。安得

津液不內竭乎？若傷風自汗出者，乃肺金之虛，非胃火之盛，復發其汗，則肺氣益耗，金寒水冷，而小便自利矣。故治法迥不同也。若用治傷寒之法，以治傷風之症，必有變遷之禍。治法但補其肺氣之虛，而固其腠理，則汗止而病自愈也。方用六君子湯，加減治之。人參三錢，白朮一兩，陳皮三分，甘草五分，白芍三錢，黃芪五錢，麥冬五錢，北五味五分，水煎服。一劑止汗，而津液自生矣。此方補胃健脾，使土旺以生肺金，則肺氣自安，肺金既安，則腠理自固，毛竅自閉矣。

此症用溫固

湯亦妙

白朮黃芪各五錢，甘草肉桂北五味子各一錢，人參二錢，陳皮三分，水煎服。

一春月傷風，下血譫語，頭汗出，人以為陽明之火大盛，必有發狂之禍。誰知是熱入血室，似狂而非狂乎？雖傷寒邪入陽明，亦有

下血譫語必致發狂之條，然而傷寒之下血譫語者，乃熱自入於血室之中，傷風之下血譫語者，乃風祛熱而入於血室之內，雖同是熱入血室，而輕重實殊，蓋熱自入者，內外無非熱也，風祛熱入者，內熱而外無熱也，既熱有輕重，而頭汗出，無異者，何故以血室之部位在下焦，而脈實走於頭之上，故熱一入於血室，而其氣實欲從頭之巔，由上而下泄，特因下熱未除，各腑之氣不來相應，所以頭有汗，至頸而止，傷寒與傷風，內熱同，而頭汗出，亦同也，治法散其風，引熱外出，而各病自愈，方用導熱湯，當歸白芍各三錢，柴胡二錢，黃芩一錢，丹皮三錢，甘草、天花粉各一錢，水煎服，一劑譫語除，二劑熱退，汗止矣，此方亦小柴胡之變方，但小柴胡湯純瀉熱室之火，而此兼補其肝胆之血，使血足而木氣不燥，不來剋脾胃之土，則胃氣有養，胃火自平，所謂引血歸經，即導火外泄耳。

謂引血歸經，即導火外泄耳。

此症清室湯亦效

柴胡黃芩半夏各一錢，丹皮三錢，枳殼五分，白芍五錢，水煎服。

一傷風潮熱大便微鞭，人以為傷寒之邪，入於陽明，又將趨入於大腸也，誰知是肺經乾燥乎，蓋大腸與肺為表裏，肺燥則大腸亦燥，正不必邪入大腸，而始有燥屎也，風傷肺金，最易煽乾肺氣，不同寒傷肺金之清冷，故風邪一入肺，而大腸容易燥結，然邪終隔大腸甚遠，非大腸之中，即有邪火結成燥屎，而必須下之也，是則傷風潮熱大便微鞭，乃金燥之症，非火盛之症明矣，治法宜潤肺金之燥，然而大便之開闔，腎主之也，腎水足而大腸自潤矣，方用金水兩潤湯，熟地一兩，麥冬一兩，柴胡一錢，甘草一錢，丹皮三錢，水煎服，連服二劑，而微鞭解，再服二劑，而潮

熱除矣。此方用熟地以補水，水足則肺金不必去，生腎水而肺之氣不燥，又得麥冬直補肺金，金水兩潤，自然大腸滋灌，輓輸有水，可以順流而下，既無阻滯之憂，何有餘熱之猶存哉。

此症用地榆解熱湯亦效

當歸五錢，生地三錢，地榆、天花粉各二錢，黃芩、甘草、蘇葉、大黃各一錢，水煎服。

一春月傷風，譫語潮熱，脈滑，人以為陽明胃熱，乃傷寒傳經之病。誰知春溫之症，亦有胃熱乎？春令發生，胃中本宜熱也。又加春風之薰蒸，其胃中自然之熱，原不可遏。今一旦逢違逆春令之寒風以阻抑之，而不能直達其湮鬱之氣，所以譫語而發熱也。然胃中無痰，則發大熱，而譫語聲重，胃中有痰，則發潮熱，而譫語聲低，脈滑者，有痰之驗也。方用消痰平胃湯，玄參、青蒿各一兩，半夏、茯苓、神麥、冬車前子各三錢，水煎服。一劑譫語止，再劑潮

熱除，不必三劑也。此方主青蒿者，以青蒿能散陰熱，尤能解胃中之火，得玄參、麥冬，更能清上焦之炎火，熱去而痰無黨援，又得半夏、茯苓、車前，以利其水，則濕去而痰涎更消，痰消而火熱更減，欲作鬱蒸潮熱，迷我心君，胡可得哉。

此症用玄黃解熱散亦效

半夏、花粉各二錢，甘草、人參各一錢，玄參一兩，生地、茯苓各五錢，枳殼五分，水煎服。

一春月傷風，日晡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人以為陽明之症，傷寒欲發狂也。誰知是春溫之過熱乎？但傷寒見此病，乃是實邪，春溫見此症，乃是虛邪耳。夫實邪之病，從太陽來，其邪正熾而不可遏，必有發狂之禍。若虛邪之病，從少陰來，其邪雖肝而將衰，斷無發狂之災。蓋實邪乃陽邪，而虛邪乃陰邪也。陽邪如見鬼狀者，火逼心君而外出，神不守於心宮，陰邪如見鬼狀

者火引肝魂而外遊魄不守於肺宅故實邪宜瀉火以安心而
虛邪宜清火以養肺方用清火養肺湯荊芥二錢麥冬五錢玄
參一兩天花粉三錢甘草一錢蘇葉一錢茯苓三錢黃芩二錢
水煎服一劑潮熱止二劑不見鬼矣三劑全愈此方全是清肺
之藥何以能安胃火不知胃火乃肺之所移清其肺金則邪必
來救肺矣有玄參爲君乘其未入肺宮中途擊之則邪尤易走
茯苓安心而又利水邪不敢上逼而下趨有同走膀胱而遁矣
何能入肺入肝以引我魂魄哉

此症用梔子清

肝飲亦效

白芍一兩炒梔子茯苓各三錢
半夏二錢甘草一錢水煎服

一傷風發潮熱大便溏小便利胸膈滿人以為傷寒之邪入於陽
明而不知乃春溫之熱留於陽明也夫風傷於肺邪從皮膚而

入宜從皮膚而出何以熱反留胃不去乎蓋胃乃肺之母也母
見子被外侮必報外侮之仇外侮見其母之來復隨舍子而尋
母矣使母家貧弱則外侮自舍母而尋子無如胃爲水穀之海
較肺子之家富不啻十倍外侮亦何利於子而舍其母哉自然
利胃母之富而棄肺子之貧故堅留而不去此潮熱之所以作
也顛寒作熱小便利而大便溏正陰陽之不正致轉運失職胸
膈何能快哉治法祛胃中之邪而陰陽自正矣方用加減柴胡
湯柴胡黃芩知母炙甘草各一錢茯苓五錢枳殼神麩各五分
蘿蔔子三錢水煎服一劑潮熱解二劑陰陽分三劑諸症盡愈
此方亦小柴胡之變方蘿蔔子與茯苓同用最能分陰陽之清
濁清濁一分而寒熱自解寧至有胸膈之滿哉

此症用掃胃

湯亦佳

石膏甘菊花各二錢青蒿五錢茯苓三錢甘草一錢
陳皮三分柴胡五分厚朴一錢檳榔八分水煎服

一春月傷風四五日身熱惡風頭項強脇下滿手足溫口渴人以
為太陽陽明少陽之合病誰知是春溫之症有似傷寒而非真
正傷寒也夫傷寒有此三陽之合病何以春溫之症絕無相異
乎蓋春溫之症風傷於少陽也少陽為半表半裏凡三陽之表
俱可兼犯而三陽之症即可同徵不比傷寒之邪由太陽以入
陽明而太陽之症未去由陽明以至少陽而陽明之邪尚留由
少陽以入厥陰而少陽之病仍在故治春溫之症止消單治少
陽而各經之病盡愈不必連三陽而同治也方用加味逍遙散
柴胡二錢當歸二錢白朮一錢甘草一錢茯苓三錢陳皮一錢
白芍三錢炒梔子一錢羌活五分水煎服二劑諸症盡愈不必
三劑論理瀉少陽胆經之火足矣此方併和其肝氣似乎太過

然胆經受邪正因胆氣之太鬱也春溫之病每從肝胆以入邪
吾治其肝胆則在表在裏之邪無不盡散矣

此症用麻石抒
陽湯亦神

柴胡石膏各二錢白芍五錢麻黃陳皮
各三分半夏一錢茯苓三錢水煎服

一婦人經水適來正當傷風發熱惡寒胸脇脹滿譏語人以爲傷
寒結胸也誰知是熱入血室乎夫熱入血室男女皆有之惟是
男有熱入血室之病者乃風祛熱而入之也女子熱入血室者
乃血欲出而熱閉之血化為熱也似乎男女之症不同然而熱
則同也故治法亦不必大異仍用導熱湯治之蓋導熱湯最舒
肝胆之氣閉經水於血室之中正肝胆之病也肝藏血非少陽
胆氣之宣揚則血不外出今舒其肝氣則已閉之血肝不能藏
血泄而熱又何獨留乎故一劑而發熱惡寒之病除再劑而胸

脇脹滿讞語之症去矣

此症亦可用加

味清室湯

柴胡黃芩甘草半夏各一錢白芍五錢丹皮三錢陳皮五分水煎服

一傷風身熱後肢體骨節皆痛手足寒甚人以為傷寒由三陽而傳入於少陰也誰知其人腎水素虛因傷風之後爍其肺金肺傷而不能生腎則腎水更枯不能灌注於一身之上下自然肢體骨節皆痛也水枯宜火動矣何手足反寒乎不知水火原相根也水旺而火亦旺水衰而火亦衰當水初涸之日火隨水而伏不敢沸騰故內熱而外現寒象治法不可見其外寒而妄用溫熱之藥當急補其腎中之水以安腎中之火則水足以制火水火既濟何至有肢體骨節生痛手足生寒之病乎方用六味地黃湯熟地一兩山茱萸山藥各五錢茯苓四錢丹皮澤瀉各

三錢水煎服一劑手足溫二劑肢體骨節之痛輕連服四劑即便全愈蓋此症風邪已散若再用祛風之藥則肺氣愈虛益耗腎水水虧而火旺必有虛火騰空反致生變何若六味地黃湯直填腎水使水火之既濟也

此症用養骨湯亦效

熟地二兩甘草一錢金釵石斛地骨皮茯苓牛膝各三錢水煎服

傷風後下利咽痛胸滿心煩人以為傷寒邪入於少陰乃陰寒上犯於心肺而下犯於大腸也而孰知不然傷風之後身涼則邪已盡散何陰邪之留乎然則下利者乃大腸之陰虛自利非邪逼迫之也咽痛者亦陰虛之故陰水既乾則虛火自然上越咽喉竅細不能遽泄乃作痛也胸滿心煩者腎水不能上濟於心宮而腎火反致上焚於包絡胸膈在包絡之間安得不滿胸

既不舒而心亦不能自安此煩之所以生也故傷風之後見此等症切勿認作陰寒而妄治之也治法補水以濟心復補金以生腎腎水足而腎氣生自然上交心而制火下通大腸而利水矣方用加味地黃湯熟地茯苓各五錢山茱萸澤瀉丹皮各三錢山藥麥冬各五錢北五味一錢肉桂五分水煎服一劑咽痛除二劑下利止三劑胸不滿心亦不煩矣夫既是腎陰之虛用地黃湯以滋水加麥冬五味以益腎之化源是矣何加入肉桂以補命門之火非仍是治少陰之寒邪乎不知水非火不生用肉桂數分不過助水之衰而非祛寒之盛且大腸自利得壯火而瀉得少火而止雖地黃湯內減熟地之多增茯苓澤瀉之少亦足以利水而固腸然無命門之火以相通則奏功不速故特加肉桂於水中而補火也

此症用地苓芍桂湯亦效
熟地二兩茯苓五錢白芍五錢肉桂五分水煎服

一春月傷風二三日咽中痛甚人以爲少陰之火寒逼之也誰知是少陰之寒火逼之乎夫傷寒咽痛乃下寒實邪逐其火而上出傷風咽痛乃下熱虛火逼其寒而上行正不可一見咽痛卽用傷寒藥概治之也蓋傷寒之咽痛必須散邪以祛火傷風之咽痛必須補正以祛寒方用補喉湯熟地二兩山茱萸茯苓各一兩肉桂一錢牛膝二錢水煎服一劑而喉痛頓除熟地山茱萸滋陰之聖藥加入肉桂牛膝則引火歸源自易易矣况茯苓去濕以利小便則水流而火亦下行何至上逼而成痛哉所以一劑而奏功也

此症用救咽

丹亦妙

熟地二兩山茱萸八錢山藥一兩肉桂一錢破故紙二錢胡桃肉一箇水煎冷服

一春月傷風身熱下利六七日咳而嘔心煩不得眠人以為邪入少陰而成下利以致嘔咳心煩不眠也誰知春溫之病多有如此症相同而治法宜別蓋傷寒之治利其水而春溫之治不可徒利其水也夫傷風而至六七日邪宜散矣乃邪不盡散又留連而作利其脾土之衰可知咳而嘔不特脾衰而胃亦衰矣土既衰而肺腎亦衰矣况腎因下利之多重傷其陰力不能上潤於心心無水養則心自煩燥勢必氣下降而取給於腎腎水又涸則心氣至腎而返腎與心不交安得而來夢乎治法健其脾胃益其心腎不必又顧其風邪也方用正治湯人參二錢熟地白朮炒棗仁各五錢麥冬三錢茯苓一兩竹茹一錢水煎服此方心腎脾胃肺五者兼治之藥茯苓為君能調和於五者之中又是利水之味下利既除身熱自止而咳嘔心煩不得眠俱可

漸次奏功也

此症用解煩湯亦效

人參巴戟天麥冬各五錢白朮一兩炒棗仁三錢菖蒲五分神麴一錢白豆蔻二粒水煎服

一春月傷風手足逆冷脉緊心下滿而煩飢不能食人以為傷寒之症邪入厥陰結於胸中也而孰知不然夫脉浮為風脉緊為寒明是傷寒之症而必謂春月得之是傷風而非傷寒人誰信之然而實有不同也蓋風最易入肝春風尤與肝木相應但肝性所喜者溫風而不喜寒風也春月之風溫風居多而寒風亦間有之倘偶遇寒風肝氣少有不順脉亦現緊象矣第於緊中細觀之必前緊而後濇緊者寒之象濇者逆之象也寒風入肝手足必然逆冷肝氣拂抑而心氣亦何能順泰乎心既不舒不能生脾胃之土肝又不舒必至剋脾胃之土矣所以雖飢不能

辨證錄 卷之五
食也。夫傷寒之入厥陰，由三陽而至，傷風之入厥陰，乃獨從厥陰而自入者也。是以傷寒之邪入肝深，而傷風之邪入肝淺，入深者恐其再傳，入淺者喜其易出，但解肝中之寒，而木中之風自散，飲食可進，煩滿逆冷亦盡除矣。方用加味逍遙散治之，柴胡二錢，白芍五錢，當歸三錢，白朮五分，甘草一錢，茯神三錢，陳皮五分，肉桂一錢，水煎服。一劑諸症俱愈。逍遙散原是和解肝經之神藥，得肉桂則直入肝中，以掃蕩其寒風，陽和既回，而大地皆陽春矣。何鬱滯之氣上阻心，而下尅脾胃哉。脾胃有升騰之氣，草木更爲敷榮，斷不致有遏抑摧殘之勢矣。倘作傷寒治法，而用瓜蒂吐之，必有臟腑反覆之憂也。

此症用衛君湯效亦捷

人參巴戟天各三錢 茯苓三錢 白芍白朮各五錢 陳皮三分 肉桂半夏各一錢 水煎服

一春月傷風，忽然發厥，心下悸，人以為傷寒，中有不治厥，則水漬入胃之語，得毋傷風亦可同治乎？不知傷寒之悸，恐其邪之下行，而不可止，傷風之悸，又慮其火之上冲，而不可定。蓋寒性屬陰，陰則走下，風性屬陽，陽則升上，故同一發厥，同一心悸，治法絕不相同。傷寒宜先治厥，而後定其悸；傷風宜先定悸，而後治其厥也。方用定悸湯：白芍、當歸各一兩，茯神、生棗仁各五錢，半夏、炒梔子各三錢，甘草一錢，菖蒲、丹砂末各五分，水煎調服。一劑悸定，再劑厥亦定也。此方止定悸，而治厥已寓其內。蓋病原是心膽之虛，補其肝而膽氣旺，補其肝而心亦旺，又慮補肝以動木中之火，加入梔子以補爲瀉，而復以瀉爲補，則肝火亦平，而厥亦自定。總之傷寒爲外感，傷風爲內傷，斷不可以治外感者移之以治內傷也。

此症用奠安

湯亦效

人參茯苓各三錢甘草半夏各一錢遠志柏子仁各二錢山藥黃芪麥冬各五錢木煎服

一春溫之症、滿身疼痛、夜間發熱、日間則涼、人以為傷寒少陽之症也、誰知是腎肝之陰氣大虛、氣行陽分則病輕、氣行陰分則病重乎、夫陰陽兩相根也、陰病則陽亦病矣、何以春溫之症、陰虛而陽獨不虛耶、不知肝腎之中、原有陽氣、陰虛者、陽中之陰虛也、故陽能攝陰、而陰不能攝陽、所以日熱而夜涼耳、治法補其肝腎之陰、則陰與陽平、內外兩旺、而後佐之以攻風邪、則風邪自出矣、方用補夜丹、熟地一兩、白芍五錢、龍甲當歸生何首烏丹皮地骨皮各三錢、茯苓麥冬各五錢、貝母三錢、柴胡一錢、水煎服、此方乃補陰之神劑、亦轉陽之聖丹、用攻於補之中、亦寓撫於剿之內也、譬如黃昏之際、強賊突入人家、執其主婦、火

燒刀逼、苟或室中空虛、無可跪獻、則賊心失望、愈動其怒、勢必箠楚更加、焚炙愈甚、今用補陰之藥、猶如將金銀珠玉、亂投房中、賊見之大喜、必棄主婦而取資財、佐之以攻邪之藥、又如男婦僕從揚聲門外、則賊自驚惶、况家人莊客、盡皆精健絕倫、賊自勢單、各思飽颺而去、安肯出死力以相關乎、自然不戰而亟走也、

此症用補陰散

邪湯亦妙

熟地一兩何首烏當歸各五錢地骨皮丹皮各三錢天花粉神麩各二錢人參柴胡各一錢砂仁一粒水煎服

一春溫之症、日間發熱、口乾舌燥、至夜身涼、神思安閒、似瘧非瘧、人以為傷寒、症中如瘧之病也、誰知是傷風、而邪留於陽分乎、夫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所謂氣者、正陰陽之氣也、風邪即陽邪

也陽邪乘陽氣之虛尤為易入以陽氣之不能敵耳治法於補陽之中而用攻邪之藥則陽氣有餘邪自退舍矣方用助氣走邪散柴胡二錢當歸三錢黃芪五錢人參一錢枳殼五分天花粉三錢白朮五錢厚朴一錢黃芩一錢麥冬五錢山查十粒水煎連服二劑即愈此方乃補正以祛邪也譬如青天白晝賊進莊房明欺主人之懦耳倘主人退縮則賊之氣更張主人潛遁則賊之膽愈熾必至罄劫而去今用參芪歸朮以補陽氣則主人氣旺執刀而呼持戟而鬪號召家人奮勇格鬪許有重賞酬勞自然舍命相拒即鄰佑聞之誰不執耒以張揚負鋤而戰擊賊且逃遁無踪去之惟恐不速矣

此症用破瘡

散亦效

白朮黃芪各五錢半夏防風羌活陳皮甘草各一錢水煎服

人有春月感冒風寒咳嗽面白鼻流清涕人以爲外邪之盛而肺受之誰知是脾肺氣虛而外邪乘之乎夫肺主皮毛邪從皮毛而入必先傷肺然而肺不自傷邪實無隙可乘又將安入是邪之入肺乃肺自召之非外邪之敢於入肺也然則祛邪可不亟補其肺乎惟是補肺必須補氣氣旺則肺旺而邪自衰然而但補其氣不用升提之藥則氣陷而不能舉何以祛邪以益耗散之肺金哉故補氣以祛邪不若提氣以祛邪之更勝也方用補中益氣湯加味治之人參二錢黃芪三錢當歸三錢陳皮七分甘草五分柴胡一錢升麻四分白朮三錢麥冬三錢黃芩八分天花粉一錢水煎服一劑邪散二劑咳嗽流涕之病全愈也補中益氣湯治內傷之神劑春月傷風亦內傷之類也用參芪歸朮以補氣用升麻柴胡以提氣且二味升中帶散內傷而兼外

辨證錄 卷之五
感者、尤為相宜、故服之而氣自旺、外邪不攻自散也。

此症用益氣祛寒飲亦效

人參柴胡桔梗半夏各一錢、黃芪茯苓各三錢、當歸二錢、蘇葉五分、甘草五分、水煎服。

人有春日感冒風寒、身熱發譏、人以為陽明之內熱也、誰知是肺熱之逼胃乎、春日風邪中人、原不走太陽膀胱之經、每每直入皮毛而走肺、肺得風邪、則肺氣大傷、寒必變熱、與傷寒之邪、由衛入營、而寒變熱者、無異其實、經絡實有不同、若以冬寒治法治春溫、反致傷命、為可惜也、苟知春溫與冬寒不同、雖見發熱譏語、但治肺而不治胃、則胃氣無傷、而肺邪易散、方用宜春湯、枳壳五分、桔梗三錢、甘草一錢、麥冬五錢、天花粉二錢、黃芩二錢、紫苑一錢、陳皮五分、竹茹一錢、玄參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寒熱解、再劑而譏語亦失、此方散肺經之邪火、又不犯陽明之胃。

氣肺氣安、而胃火亦靜矣、此所以治肺而不必治胃耳。

此症用潤肺

飲亦效

麥冬玄參各五錢、甘草半夏各一錢、桔梗二錢、竹葉五十片、水煎服。

一春溫之症、頭痛身熱、口渴呼飲、四肢發斑、似狂非狂、似躁非躁、沿門闔室、彼此傳染、人以為傷寒之疫症也、誰知是傷風之時症乎、夫司夫之氣、原不必盡拘一時天氣不正、感風冒寒、便變為熱、肺氣不宣、胃氣不升、火鬱於皮毛腠理之中、流於頭而作痛、走於膚而成斑、倘以治傷寒之法治之、必至變生不測、以所感之邪、實春溫之氣、而非冬寒傳經之邪也、夫傳經之邪、最為無定、春溫之邪、最有定者也、何以有定者、反至變遷不常、正以時氣亂之也、時氣之來無方、與疫氣正復相同、但疫氣熱中帶殺、而時氣則熱中存生、雖時氣之病、亦多死亡、然皆治之、不得

其法、乃醫殺之、非時氣殺之也、惟是沿門闔宅、各相傳染者、何故以時氣與疫氣、同是不正之氣也、故聞其邪氣而即病耳、雖然、世人有聞邪氣而不病者、何以臟腑堅固、邪不能入也、春溫之傳染、亦臟腑空虛之故耳、治法補其臟腑、而少佐以解火祛邪之藥、則正氣生、而邪氣自退矣、方用遠邪湯、人參一錢、蒼朮三錢、茯苓三錢、柴胡一錢、蘇葉五分、生甘草一錢、玄參一兩、荆芥三錢、黃芩一錢、白菊五錢、天花粉二錢、水煎服、一劑頭痛止、二劑身熱解、三劑斑散、狂躁皆安、四劑全愈、此方却邪而不傷正氣、治不正之時症最效、不止治春溫之時病也。

此症用正氣湯亦佳

玄參一兩、麥冬五錢、荆芥三錢、升麻八分、甘草黃芩各一錢、天花粉三錢、蔓荊子五分、水煎服

